

《故人书简》是黄裳先生整理与其交往朋辈书信而成的书,他是著名藏书家,又曾经做过记者、编辑,结识的大师名家甚多,书简涉及的故人绝大多数也是我感兴趣的对象,这里谈几个大家比较熟悉的。

先说沈从文。沈在新中国成立后到“文革”前的人生有很多的传奇,这书一字未有涉及,只是特别提到沈作为书家的事实。沈的书法网上都能搜到,写得确不是一般的好,想来会给很多不了解这一点的人以新异之感。另外提及上世纪80年代初期重印《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时,需要重换彩图200幅,因为这些图只有故宫和历史博物馆才有,而要用这些资料,对方提出了一定的费用,一幅大概要三十块钱,在那个年代,的确是一笔非常大的数字。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日本人给了钱,他们的学术著作却抢先运用了那些珍贵的图片资料,对此,沈先生的态度是“无可奈何”。

第二个人物是叶圣陶先生。叶在我印象中,一直是慈眉善目

这个守在家里的春天,错过不少花事。惋惜之余,“花心”不已,不由翻读刚到手的一本《四季有花》。

这本书的作者柳宗民(1927-2006),乃日本著名园艺家。书一开篇,他便开宗明义地提出,赏花之乐在于品味四季,“植物的故事就是生命的故事,我们和花、鸟虫相互依存,从来不是孤立的存在。”看来,东瀛的赏花之道与华夏一样,颇有“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旨趣。

“万物有时,草花只有在属于它的时间绽放,才能呈现出最美的一面。”作者提倡根据当地气候风土,好好利用身边的传统植物,不要一味追求新鲜持久,要怀着更自由的心态种花,充分感受四季的味道,方才能够体会园艺的真正乐趣,“春夏秋冬,每个季节都有花开。”因此,这本书以四季为单元,介绍了48种花草。每个季节12种,都是常见的花木。除了梅花、樱花、山茶、紫藤、牡丹等传统名花,更多的是堇菜、白茛、桔梗、龙胆等这种素雅的野草花。随着作者从每种花的分布、历史、文化到种植方法娓娓道来,

五一假期,读《清代名人家书》数种,发觉训诫子弟好好读书是名人家书里最常见的内容。窃国大盗袁世凯也有数次说到读书。在一封家书里,他向叔叔汇报自己读书的情况,字字句句全以功名为念。在另一封家书中,他要长子好好读书,原因则颇“有趣”:那时节袁仕途遇挫,仅为了一未得缺之候补道,一日与湖南巡抚吴大澂相聚,吴拟把长女许配给袁家大公子,袁属仰攀无疑,于是赶紧写信给夫人说:“须教训大儿,以后当格外勤习中西文字,并练书法。盖乃岳系名翰林,所书篆隶,当代推为第一,若小子胸无点墨,何颜作彼家之婿否?”

曾国藩主张读书宜守“恒”“专”二字。他在清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的家书中介绍自己发誓终身不间断的课程有三:每日用楷书记日记,每日读史10页,

“十二阑干闲倚遍,愁来天不管……”“昨宵结得梦因缘,水云间,悄无言。争奈醒来愁恨又依然……”这是宋代女作家朱淑真的词作,你觉得怎样?

对朱氏作品的评价,后人的意见不太一致,有盛赞的:其词清新婉丽,蓄思含情,能道人意中事,岂泛泛者所能及?(宋代魏仲恭)

有贬损的:朱氏《生查子·元夕》云云,词则佳矣,岂良人家妇女所宜邪?(明代杨慎)

亦有较公允的:今观其诗,虽时有翩翩之致,而少深思,由其怨怀多触,遣语容易也。(近代谢无量)

我个人比较赞成清末陈延焯的评语:“朱淑真词,力不逮易安,然规模五代,不失分寸。”每回读到这一段,我都忍不住拍案叫绝,心想:老先生洞幽烛微的本事真是了得,不愧是清末三大词学家之一。

确实,欣赏宋词,你会发现它的内容虽说略为单一,表现形式也不那么多姿,但明眼人一看就知其秉承了花间词派的风格。淑真的作品,有温庭筠的华美,韦庄的淡雅,甚至冯延巳的洗尽铅华也隐现其中。词下里认为,朱的文学成就虽然没法同温、韦相比,但称她为飞卿端己门下引人注目的大弟子,应该可以的。

当然不得不承认,朱淑真词力不逮李清照。不妨来比较二人

书信里的名人

□吴兴林

我们即没有一只夏鼎商彝,没有一本宋元精槧,只要大家争气,仍不失为大中华民族。”读这些话,叶先生的刚直风貌如在目前。

作者与俞平伯先生的交往比较密切,他是国内有名的大藏书家,手里有很多珍贵的古籍版本,给予研究者大的方便,如他提供,都给俞先生的周清真、姜白石的词集,都是难得的本子,他提供的《载物家畜诗钞》,对俞研究《浮生六记》作者沈三白的卒年起了很大的作用。当然熟悉面的人都会关心他对红楼梦研究的看法,从作者提供的书简里我们看到,俞先生持有的观点基本还是上世纪20年代的,80年代初期,他认为“近年所传悼《红》文物,大都以贗品牟名利,而诸贤评论无休,亦可异也。”并且说,“红学一名本是谐虐,今则弄假成真,名显而实晦矣。”从中可以看出的是,先生晚

我们即没有一只夏鼎商彝,没有一本宋元精槧,只要大家争气,仍不失为大中华民族。”读这些话,叶先生的刚直风貌如在目前。

作者与俞平伯先生的交往比较密切,他是国内有名的大藏书家,手里有很多珍贵的古籍版本,给予研究者大的方便,如他提供,都给俞先生的周清真、姜白石的词集,都是难得的本子,他提供的《载物家畜诗钞》,对俞研究《浮生六记》作者沈三白的卒年起了很大的作用。当然熟悉面的人都会关心他对红楼梦研究的看法,从作者提供的书简里我们看到,俞先生持有的观点基本还是上世纪20年代的,80年代初期,他认为“近年所传悼《红》文物,大都以贗品牟名利,而诸贤评论无休,亦可异也。”并且说,“红学一名本是谐虐,今则弄假成真,名显而实晦矣。”从中可以看出的是,先生晚

感受四季之花

□陈健全

儿时最熟识不过的乡野之花——喇叭花,总是在夏日清晨悄然绽放,花瓣上托着露珠,惹人怜爱不已。美无国界。从古至今,植物交流也是国际文化交流的一部分。只是随着引进、输出的进程,花的表情和性格也丰富多姿起来。书中讲到,从中国传入日本的花有鸢尾、桂花、秋牡丹、石蒜、山茶花、水仙、蜡梅,还有药用的瑞香、牵牛、菊、梅,等等。比如,本来以药草身份传入日本的牵牛菜,就成了观赏植物,这正体现了园艺家的改良精神。有趣的是,提及日本牵牛花,齐白石大师曾在他的—幅《牵牛花图》上题款:“京华伶界梅兰芳尝种牵牛花万种,其花大者过于碗,曾求余写真藏之,姚华见之以为怪,诃之,兰芳出活本与观,花大过于画本,姚华大惭,以为少见也。”不过,话说回来,碗口大的牵牛,如非亲见,实在是难以置信的。

关于秋花,人见人爱的佩兰、

家书里的“读书经”

□杨 隅

每日记《茶余偶谈》一则。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他再次致信其弟,介绍读经、史之法,他说:“穷经必专一经,不可泛骛。读经以研寻义理为本,考据名物为末。读经有一耐字诀,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此所谓耐也。读史之法莫妙于设身处地,每看一处,如我便与当时之人酬酢笑语于其间,不必人人皆能记也。但记一人,则恍如接其人,不必事事皆能记也。但记一事,则恍如亲其事。经以穷理,史以考事,舍此二者,更别无学矣。”他在给温甫六弟的家书中强调:每日功课不要定得太多,太多则不

专。如果是读《史记》这样的书,就得读熟,那段时间里不要再读其他书。如果每天都限人以功课,别人不情愿,即使照着课程做,也没有益处。

林则徐主张读书要做笔记。他在接到拱儿的五篇窗课之后,认为文理尚通,惟笔太枯涩,是由于欠缺读书功夫之故。他于是嘱咐次儿聪彝对拱儿严加督促,令其多读史、集:“惟每看一种,须自首至末,详细阅读,然后再易他种。最忌东拉西扯,阅过即忘,无补实用。并须预备看书记册,遇有心得,随手摘录。”假如有难以理解的,或有疑问的,也都要记下来,以便请老师逐一讲解。

也谈朱淑真——话说历代才女之三

□张 芳

的词作。先看朱淑真这首《减字木兰花·春怨》:

“独行独坐,独唱独酬还独卧。伫立伤神,无奈春寒著摸人。此情谁见,泪洗残妆无一半。愁病相仍,剔尽寒灯梦不成。”构思精巧,结体谨严,婉丽抒情的笔调写尽了一名女子在寒春之夜孤寂难眠的苦闷。不过也有遗憾,憾憾是词的基调过于伤感。心境平和时读它还无妨,忧郁时读它简直雪上加霜。

再来李清照的《摊破浣溪沙》:“病起萧萧两鬓华,卧看残月上窗纱。豆蔻连梢煎熟水,莫分茶。枕上诗书闲处好,门前风景雨来佳。终日向人低颔首,木犀花。”

这首更见功力吧?不止创作上已达炉火纯青之境,而且同样写离恨,女主人公的忧愁怨恨是有节制的。一开头她也孤单也愁病,可是吃完药,她仍记得卧看冉冉映在窗纱上的残月,这时痛苦就减轻了一两分;然后翻翻闲书,听听门前的雨声,痛苦又消失了一半;这还不算完,她看看门前的桂花树,觉得花已含苞多日,不久即可享受到淡雅的花香,此时她就差不多忘掉

年对红学研究还是关注的,毕竟经历了那场大的风波,他不可能对所谓红学界的动态漠不关心。值得一提的是,那场风波后,对他的错误批判却一直没有正式平反,虽然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为他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举行过庆祝会,而且当时的院长胡绳也出了场,但都是形式上的表示。我在《俞平伯的后半生》那本书里见过这次活动的照片,胡绳和钱锺书先生都到场祝贺,而俞的表情似喜似悲、很不分明。

钱锺书先生也是作者的故事,钱先生曾说,人谓我狂,不知我实狷。其实他的低调和严格的去取,是需要用心体会才可以见出的。比如1962年3月给作者的一封信简中提道:弟数年来兼一外文职务,未能专以所中研究工作。其实说的是他担任的毛选及诗词英译工作,这是他一生讳言

龙胆、秋海棠、菊花等之外,作者特地提到山茶,分为三种:秋天开的叫山茶,冬天开的叫寒椿,春天开的叫春山茶。如果把这三种山茶栽在院子里,就从10月到来年3月都有花可赏了。读过的川瀨敏郎《一日一花》中,从上一—年12月到次年3月都有山茶花可插,那些山茶花在他的书中统称为“椿”。关于椿的文艺作品,最惊艳的,可能非黑泽明的《椿三十郎》莫属。心怀祸心的黑藤宅院叫作椿屋,院里种满红山茶和白山茶。花开之时,繁花满枝,一朵朵落花会被溪流漂到隔壁的院子里。三十郎带领九个武士藏身于隔壁,商量如何营救城代家老。邻居的溪水从墙下流过来,花儿也从墙头探出,如此花红月圆的两个院子却杀机四伏。家老都被敌人抓走了,睦田夫人和女儿还能气定神闲地讨论干草清香和花的美丽,且想出用水流茶花代替举火为号这么浪漫的办法。端的是佩服,

的一件事。写于1979年的一封信书简对黄裳提及李释戡的时候,顺带表示了不满,李释戡其实是钱先生新中国成立前在上海的故人,新中国成立前钱先生在上海有那么一帮圈子里的人,但是那段历史中——包括抗战期间——夹杂有很多说不明白的事情,对此,先生保持了很谨细的态度,不愿多提甚至压根就不愿提那时候的经历。再看1950年春两人在北京的会面后的一封信简,大概当时谈了很多话,黄身份是记者,钱在书简里特别交代,“如有报道”,希望将对话时他表达的意见“如开会多,学生于文学少兴趣等语请略”,对解放初期的政治环境,钱先生是有自己的体会的,但同时保持了极其谨慎的态度。而这一点,也完全可以纳入对建国初知识分子群体和个体研究的范围。

个人认为,私人书信,包括日记、笔记里保留了很多原始资料,可以让读者对历史以及生存在其中的人物有更贴近的现场感,翻这本书,于细微处时时会生发这种感觉。

也只有黑泽明能把剑拔弩张与清和美好结合得如此精妙。

至于冬花,书中除了熟识的水仙、寒兰、蜡梅之属,还列福寿草为新年的吉祥物,这倒是让我长了知识。只是,作者在书中讲《万叶集》共有和歌4500余首,提到166种植物,全世界也找不到第二本这样的诗集。猜想,他可能没读过中国的《诗经》吧,因为《诗经》305篇就涉及138种植物了。

“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在春天,读了《四季有花》,更对书中隽语深以为然。因为,一草一木都有自己的故事和历史,我们只有慢慢去了解,感受它们的存在,才能真正做到亲近自然。诚如作者所言:“皈依自然才能企盼完整的美,遵循秩序才会有真正的自由,继承传统才会得到安泰之美,只有在这样的世界里才能够实现纯正之美。”想想,可不是吗?

书评

亦当有所选择。郑板桥在焦山读书时,有一回其弟郑墨写信问他:一个人独处山寺中苦学,又无相伴之友,为何不回家?是什么让你如此流连忘返呢?板桥回答说:可以与自己切磋的读书人凤毛麟角,自己之所以躲入山中不回家,是为了“避友计耳”。板桥认为:滥交招损,宁愿孤陋寡闻;与其求助于今友,不如私淑于古人。

也许有人会说,古人那些读书经,算不上什么秘诀,此话不假。现在要紧的是:知道了这些称不上秘诀的“读书经”后,是否愿意即日实施终身奉行?读了书明得理之后,是否愿意“知行合一”?

随笔

八十的女性了。

假如朱淑真想明白了这一点,她的后半生是否就不那么灰暗呢?当然!朱女士还是可以把独居的小日子过得多姿多彩的:她可以侍奉父母,把他们的饮食起居照顾得无微不至;可以协助妻子料理家务,给侄子侄女们上诗词课,成为兄嫂日常生活中的好帮手;也可以去文朋诗友例如魏夫人(宰相曾布之妻)那里走走,谈天说地讲古论今一整天,偷悦了别人也取悦了自己;就算哪儿也不去,一个人宅家里也可以做做烘焙,玩玩十字绣或者蔚花弄草,要愁哪有工夫。

真的,假使淑真调整心态,改掉心窄的毛病,她完全可以收获一个平安喜乐的后半生。为何?

因为此时朱氏最坏的结局,顶多就是一直遇不上门当户对、志趣相投、像赵明诚那般的出众男子,可那又怎样呢?朱淑真已然明了: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持有如此豁达心境的才女,我们实在不用担心她的未来了。

可惜淑真当局者迷,身边又没个明白人来指点一二,所有不利因素凑在一起,终于酿成了过旱凋零的悲剧——这不免令900多年后的读者惆怅不已,恨不能穿越回宋朝给她几句忠告。

新书架



《笑的风》

王蒙 作家出版社

上世纪50年代末,贫农高中生傅大成在春天的一个夜晚,忽闻风中传来女子银铃般的笑声,写下一首诗歌《笑的风》。小说所述时代跨60载直至2019年,浓缩了各历史时期的时代特点和社会氛围,通过主人公的两次婚姻经历,揭示了时代变迁带给一代人思想、情感和命运的震荡。



《阅读的故事》

唐诺 九州出版社

本书以马尔克斯《迷宫中的将军》的片段开启每一章的话题,探讨书籍和阅读的本质困境与种种迷思。涉及阅读的各种面向——阅读的时间、开始、代价、方式、记忆、限制、意义、困惑等等。唐诺帮助读者解决阅读中遭遇的各种难题,并与文学大家共同分享探讨阅读的欣悦与困惑,以及阅读所能唤起的千般感触。



《网上遗产》

[英]伊莱恩·卡斯凯特

海峡文艺出版社

在我们死后,在网上的私人信息会成为一种前所未有的遗产:“数字遗产”。数字时代让人们面对死亡时的痛苦和悲伤都变得更加复杂,我们渴望保留回忆,也渴望保留某种程度的隐私。作者记录了人们在处理“数字遗产”时遇到的种种困境,用无数触动人心的真实事例,让我们思考在数字时代的记忆与爱,死亡与不朽。



《失败笔记本》

[阿根廷]尼古拉斯·迪科波恩

中信出版集团

小说家巴勃罗因为写不出满意的作品而转向电影编剧,意外大获成功。他被著名导演圣地亚哥囚禁在地下室写作,两人合作的影片,接连两次拿下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圣地亚哥逼迫巴勃罗再写出一部杰作,眼看交稿死线节节逼近,巴勃罗该如何无中生有,成功脱困?



《烧纸》

[韩]李东欧 武汉大学出版社

本书收录的11篇短篇小说都是以城市边缘人和小人物为关注点,聚焦于两类题材,一类是朝鲜战争及南北分裂、光州事件等社会现实所造成的伤痛,一类是韩国社会工业化发展进程中的社会问题。李东欧的作品有一种逼真的写实感,如同他的电影那样深刻地刻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寻找被生活隐藏的真实。